

〔典藏版〕



ZI
CHUAN

2

光明王者

下

老猪
著

史诗巨著 · 巅峰之作
十年之后，《紫川》钻石典藏版王者归来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紫川

光明王者

老猪 著

「典藏版」

「下」

第四卷

人面桃花



第一章 暗夜杀机

七八二年二月十五日深夜，在帝林与斯特林分手的同一时间，帝都某个漆黑的巷子里，一个年轻女子在急速奔跑。她身子前倾，脚尖点地，速度快得像不沾地似的飞。两边房子中的居民从窗中只是看见影子一闪，她已经去得远了。

在巷子里一座不起眼的房子前，她停住了脚步，回头张望一下，进了门道里，在铁皮门上轻轻敲了三声，等了一下，又敲了两声。

咯吱一声，铁皮门轻轻地打开了，林雨站在门口。看到门外的人，林雨松了口气，把她迎进来。

“阿迪，怎么样？”她语气中有掩饰不住的急切。

姬文迪摘下了斗笠，没有说话。

林雨后退了一步：“二叔他们呢？”

“宪兵已经封锁了现场，到处是监察厅的宪兵，里面高手太多，我不敢走近。他们用担架抬出来了很多人，一共……”姬文迪担心地望着林雨，“一共十四副担架，都是用白床单蒙着面的。”

“十四副担架……”林雨喃喃地重复了一遍，忽然胸口撕裂般地痛，抑制不住一阵剧烈咳嗽。自己的肺腑已经受了内伤，今晚遭遇的那个神秘人物，武功高得出奇，真是自己生平未见，掌力尚未及体，掌风便已重创了自己。

房间中一片寂静，随便扔在墙边的风雪斗笠上面积着白白的一层雪，进入了暖和的房间里，融化的雪水一滴滴地落在房间地板上。她缓缓走到窗边，打开窗口，

一股新鲜的空气夹杂着冰冷涌了进来。林雨顺手揭开了头罩，露出了清丽脱俗的容颜，仰望着深邃的星空，她闭上了含泪的双眸：“二叔，你难道就这么去了吗？”

林雨喃喃自语，也不期望谁能回答，紧闭的双眼中，抑制不住的泪水长流。帝国历七八二年二月十五日的深夜，在紫川家族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他们取得了对流风家的空前大胜利。流风家的第二号人物，当代家长流风西山的弟弟，流风家军队的总参谋长兼任远京卫戍司令、习冰城大督军流风路，在陪同流风霜秘密潜入紫川家腹地进行实地侦察的时候，突然遭遇神秘的高手追击，丧命于帝都城內。与他一起阵亡的，还有流风霜卫队中的十三名高手。不但如此，紫川家在这个晚上的辉煌业绩还包括重创了紫川家族最大的敌人、号称当世第一名将的流风霜。

这成了长久困扰流风霜的谜团。究竟我们在什么地方露出了破绽？那两个神秘的高手，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追赶我们？即使以流风霜冠绝当代的智慧，对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她震惊，这次自己暗自前来紫川家的行踪十分机密，居然被人伏击，还有人悬赏十万要除掉自己！是谁那么大胆敢对自己下毒手？

如果自己死掉了，对谁最有好处呢？流风霜百思不得其解，但她明白，除了紫川家之外，自己背后还隐藏着可怕的敌人。她唯一的线索就是，此人必然在流风家身居高位，否则无从得知自己的行踪。

流风森？流风清？流风明？流风霜在脑海里一一排除，觉得都不像。她知道，三个哥哥都嫉恨自己，自己身为女子，却拥有罕见的军事才华；但他们更怕自己，自己掌握着流风家最大也是最强的实战军团，权势骄人，一旦事情败露，阴谋者必死无疑。他们应该知道，自己没有继承权，对他们不构成威胁，而且他们无论谁继承家业，都需要自己来帮助他们巩固政权，抵御东部紫川家的威胁。冒着巨大风险做这种对自己毫无好处的事情，他们三个都不像这么蠢的人。但也难说，有时候人的愚蠢真是不可理喻的。

父亲重病卧床，无法理事。三个哥哥各拥实权，时时明争暗斗，远京城內一片乌烟瘴气。以前每次冲突闹得不可收场的时候，都是叔叔流风路赶回去调解的。现在叔叔去世了，谁来担任这个调停缓和的角色呢？

上次回远京的时候，她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眼前的父亲已经瘦得不成人样，只剩下皮包骨头了。每当他闭上眼睛的时候，那样子就活像是一个饿死的人。衰弱的父亲倚在床头一遍又一遍地劝说三个强壮的儿子：

“要团结，流风家族只有团结一致才能生存下去。你们是骨肉亲生兄弟，手足不应

相残。流风家要依靠大家共同的努力。无论谁掌权都好，你们的妹妹是流风家的支柱，要相信她……”

目睹这一情景，流风霜热泪盈眶。这是自己的父亲吗？八年前，他率领少数军队，从多仑湖一直打到帝都城下，险些一举覆灭了整个紫川家，令世界震惊。现在这个奄奄一息的老人，真的是当年那个风华正茂、英姿飒爽，浑身光芒四射，号称“流风狐狸”的当代名将吗？

然而父亲的用心并没有被儿子们所理解，三个儿子倾听着，带着不耐烦的表情。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些荒诞不经、滑稽可笑的言论，不过是一个老人临死前的胡说八道罢了。他们很敷衍地答应：“知道啦！”然后匆匆忙忙逃跑似的下去，剩下一个女孩子和一个垂死的老人面面相觑，泪水纵横。

父亲真的老了，流风霜想，早该把这件事情定下来了。三个哥哥中虽然没有特别优秀的人才，但即使随便从他们中间挑选一个出来独掌大权，总也比目前这种三人割据似的局面好啊！自己已经想好了，在大举进攻紫川家之前，自己和二叔必须先回一趟远京，把这事情跟父亲好好地说清楚，向他保证，无论是挑选谁当权，自己都会忠心地辅助他，希望这样能帮助父亲下定决心吧。但没想到的是，二叔竟然这样莫名其妙地丧生帝都城內！

这打乱了流风霜的计划。每次自己出征，往往都是由二叔为自己全盘料理后方。二叔虽然没有出类拔萃的军事才华，但他做事踏实、一丝不苟，更重要的是，他为人正直，辈分高，在族中素有威望。有他坐镇后方，几个哥哥都老实了很多。但二叔已经不在，流风家内部的势力均衡已经被打破，一个大的动荡即将到来。如果不先找出背后的敌人清除掉，被这么虎视眈眈地窥视着，自己实在无法安心出兵紫川家。

“糟糕透了……”流风霜不自觉地呻吟出声。

今晚卫士中唯一的幸存者姬文迪忍不住安慰流风霜说：“事情未必就那么坏，十四个担架里面说不定就有那两个家伙的尸体，有可能是大督军打败了他们，然后……然后……”姬文迪说不下去了。已经过了半个多小时了，若自己人能逃脱，自然早该来这个秘密的落脚点聚集了。他们到现在还没来，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已经全数战死了，二是可能已经被抓了。而以流风路的身份来说，被活抓比战死更惨。

“大人，您千金之躯，不能再在这里停留了！我们马上返回吧！这样太危险

了，帝都城中高手太多，您已经受伤，单我一个人，实在没把握保护小姐您的安全。我们马上出城去与大队会合吧！那里还有席亚和英木兰两位大人在，可以保证您的安全。”

“大人，您……您有没有在听呢？”

咚咚咚，两人同时转过头去，门口毫无预兆地响起了敲门声，先是三声，停顿了一下，又是两声，正是预先约定的暗号。

“去开门，姬文迪。”流风霜吩咐说，右手握在了剑把上。

姬文迪小心翼翼地把门一拉，立即闪到了门后，手中的武器已经出鞘。

两个穿黑衣的男子进了屋。看到了流风霜，一个男子深深地一鞠躬：“大人。”他年轻，宽肩窄腰，身材矫健，动作相当灵活，一看就知道是很不错的高手。他是流风路的卫队长英木兰。另外一个却只是随便点了下头，懒洋洋地说：

“大人。”他个头很矮，留着稀疏的小胡子，长着一双明亮而冷冰冰的黑眼睛，有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走起路来像只大猫，一点声音都没发出。他冷嘲似的瞧了姬文迪一眼，却没说话。不知怎的，姬文迪很讨厌这个家伙，怎么看怎么觉得他讨厌。他叫席亚，是流风霜的秘密组织十字军的高手之一。

“不知大人深夜召集我等前来，有何吩咐？”

“路大人已经去世了。”流风霜直截了当地说。

“什么？”英木兰震惊万分，“这不可能……啊，抱歉，大人。但……”

流风霜做了个手势，姬文迪站出来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做了说明。

英木兰流出了泪水：“下官失职了，没能保护好大人……请大人责罚。”

“你没有错，”流风霜感伤地说，“犯错的人是我。”

风呜呜地从窗边吹过。她静静地站在窗前，纤细的身影仿佛融入了乌云密布的夜色中。身后几个部下都没有说话，望着流风霜的背影，一瞬间，他们第一次感觉到，这个笔挺纤细的背影实在太憔悴了、太疲惫了。传言中，她号称流风家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军事家和统帅，听起来好像神乎其神的人物，但实际上，她毕竟也是个柔弱的女孩子，压在她肩头上的担子实在太过沉重了。

“席亚，十字军这次来了多少人？”

席亚一言不发地走到门边，把门一拉。姬文迪轻轻惊呼出声：“啊！”

门口的门道上，四十多个汉子站成了整整齐齐的四排，他们有高有矮，服饰、衣着各异，有的穿蓑衣，有的披风雪披风，有的戴着斗笠，通通是普通平民的打

扮。从外形看，他们一点都不引人注目，是属于那种走在街上没有人会注意的类型。这群人样貌不同，服饰各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每个人都站得笔直，面无表情地平视前方，目光又亮又冷，那种冷静、沉稳简直让人毛骨悚然。尽管外面雪下得很大，近在咫尺就有可以遮蔽风雪的屋檐，但没有一个人进去，任凭刺骨的寒风吹在脸上，雪花在身上积了薄薄一层，还是纹丝不动。房间的门突然在面前被打开，出现了自己的首脑和长官，他们却毫无反应，没有丝毫喧哗和动作，仿佛眼前什么都没有发生。流风霜看着他们，目光中流露赞赏之色。这就是自己一手训练出来的十字军，冷若冰霜，坚如磐石。她点点头，席亚一声不出地把门又关上了。

流风霜望向英木兰：“英木兰，这次又要辛苦你了。”

英木兰深深一鞠躬：“实在不胜荣幸。请大人尽管吩咐！”

流风霜从窗前转过身来说：“流风家已经死了一个人，以血还血，紫川家也应该死一个人。”

“小姐！”姬文迪惊呼。紫川家的总长府有重兵驻守，禁卫森严，而且中央军的大营就在左近，要打紫川参星的主意，无疑自寻死路。她却不敢出声劝阻，流风霜一旦做出了决定，是绝不会更改的。

英木兰同样吃惊，看了席亚一眼，发现后者冷冰冰的全无表情，黝黑的眼珠里流露嘲讽的味道，仿佛在问：怕了吗？

他沉稳地回答：“帝都都是敌人的大本营，大人您身负我族兴亡，下官实在不放心大人您身边只带少数护卫留在此地。请大人您先行一步，杀紫川参星为大督军和诸位弟兄报仇的事，就交给下官来办吧。”

流风霜轻笑，笑容中带有几分温馨：“有胆色，不愧是我叔叔一手带出的人。你搞错了，我并没有打算让你刺杀紫川参星。帝都总长府的防卫周密，就你们几个人过去，那是白白送死。”

“大人，您的意思是……”

“除了紫川参星以外，还有一个具有紫川家纯正血统的人，而她简直是不设防的。”流风霜望望窗外的天空，乌云密布，感觉胸口有一股血气在上涌，像是有一股火焰在灼烧。她轻轻咳嗽一声，拿手帕捂住了嘴，转过身去摊开雪白的手帕，那手帕却已经染成了殷红。她不动声色地将它放进了口袋里，转身对席亚说：“带上你的人，跟我走。”

无声飘着的细雪，时断时续。躲在城门旁的小屋里，守卫的士卒很惊讶地望着这个浑身是雪的深夜来客，一边检查他的身份证明，一边看着他说：“听说您是从瓦伦那边过来的，这么大的雪，路一定很难走吧？”

紫川秀抖掉了积在蓑衣上的雪，一边微笑地回答：“还好吧！”通过了城门卫兵马虎到敷衍的检查，他漫不经心地走在帝都的街道上。大雪下的帝都街道，满目萧条。店铺都早早地关了门，路上的行人稀少，来往匆匆，就连巡夜的治部少员警都把头缩到了厚厚的棉大衣里面，没有人对紫川秀多看一眼，更不会想到，眼前这个披着蓑衣、神态悠闲的年轻人，会是紫川家有史以来布下了最高悬赏的通缉犯。

看到了熟悉的街道，物是人非，一种难以描述的心情涌上心头，似悲似喜，说不出的滋味。

他闲逛了一下，看到路边的一个小旅馆还开着门，进去订了个房间。很快，他又出来了，已经洗了个澡，把旅途上风尘仆仆的脏衣服给换下了，换上了一身洁白的长衫，照旧披着风雪蓑衣，戴着遮脸的斗笠。

出了旅店的门口，他先去找斯特林。在他家的门梁上，贴着“白头到老、百年好合”字样的红对联，那红纸已经有些发黄了。紫川秀轻轻感慨，卡丹嫁给了云浅雪，斯特林终于也还是结婚了。天意总爱作弄有情人。只是不知他的新娘子是不是李清呢？顿时，一种世事沧桑变幻的感觉，涌上心头。

他犹豫一下，敲响了斯特林的房门。敲了好久，才有一个皱纹满面的老头打开了房门。看到外面那个披蓑衣的陌生人影的时候，他眯起了警惕的小眼睛：“你找谁？”

以前到斯特林家的时候，没见过这个老头。紫川秀轻轻把蓑衣的领口松开一点，露出了一点面容和雪白的牙齿：“请问斯特林大人在家吗？”他故意把声音说得含糊糊的，模仿着乡村人第一次来到大城市时那种怯生生的神态。

那老头的神情一下子傲慢起来，吊起了嗓门说：“你是谁？”

“我是他乡下一个亲戚……是他七姑姨妈三舅六嫂岳母娘的儿子……”

没等他把话说完，那老头已经把门砰地关上，门缝里丢出一句话来：“老爷不在家！”

紫川秀急忙后退一步，鼻子险些被突然关上的门打扁。对着红漆的门板，他哑然失笑，转身离去，却没有看到里面发生的一幕。

李清穿着睡衣出来：“王伯，什么事啊？”

老头转过身来，恭谨地回答：“小姐，是老爷乡下的土亲戚，说是老爷七姨妈什么的表弟。那些乡巴佬，太过分了，老是来这里打秋风……”王伯是看着李清长大的老用人，李清嫁给斯特林以后，他跟着来了斯特林家，尽管李清已经嫁为人妇了，他却习惯地照旧称呼她为小姐。

李清秀眉微蹙：“王伯，这么大雪的天，你把远道来的客人赶走了，他回来会生气的。快把人请回来。”

王伯不情不愿地应了一声：“哦。”打开了门口，却只见白茫茫、空荡荡的一片雪地，街头已不见了来人踪影。他又回去报告：“小姐，那人已经走了！”

李清微微惊讶：“走了？”她想起来了，斯特林出身帝都军官世家，和他结婚都一年了，没听过他有乡下的亲戚。她抬起头凝神思考，刚才那声音有点耳熟，记不得是谁的了。

“王伯，那人长什么样？多大年纪了？”

“小姐，那人穿着蓑衣，遮住面目了，我也看不清楚他的面貌，牙齿很白的，声音很嫩，估计也就二十来岁吧！人又高又瘦，大概有——”王伯比画一下，“大概有这么高！”随即又为自己辩解：“那人样子有点鬼祟，躲躲藏藏的，一看就不是好人！”

李清秀眉微蹙。行踪神秘，年轻，高瘦，来找斯特林……她霍地站了起来，面色变幻。她记起这个声音了！这个大叛贼，他居然敢回帝都来，胆子真是不小！李清的第一反应是立即出门去总长府，但又犹豫了。丈夫和此人情同手足，自己与紫川宁的交情深厚……但若是知情不报，自己又愧对参星总长对自己的信任。

定定站在原地想了好久，李清才终于下定了决心，道：“王伯！”

看到少奶奶如此神色紧张，老用人大气不敢喘，肃立待命，响亮地应了一声：“是！”

“烧洗脚水，我要睡觉了！”

离开了斯特林的家，紫川秀又想去找帝林。但距离帝林的庄园门口还有老大一段距离，巡夜的宪兵已经拦住了他：“站住！再往前是禁区了，你是谁，找什么人？”

紫川秀只有报以苦笑，说：“抱歉，我走错路了。”走出了很远，他还是感觉

到，身后那几个宪兵怀疑的目光就像钉子似的停留在自己背上。

怎么办呢？紫川秀在雪地里急切地来回兜着圈子。

他此次回帝都，目的不光是为了粮食，还有药品和武器，这些东西都属于军事物资，同样列入了禁卖名单。前段时间与魔族大战之后，产生了很多伤员和病号，急需大量的刀伤药品和治疗器械。由于缺医少药，随军医生们连一些常见的创伤都无法处理，伤病员们在营帐中由于疼痛发出了可怕的吼叫和呻吟，一点点地衰弱、死去。想到这场景，紫川秀心如刀割般地疼痛。他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就是请求两位在军中极有势力的兄弟帮忙了。没想到的是，自己竟然连见他们一面都如此困难。以前做副统领时大批人马前呼后拥的没有感觉，这次他才真切地体会到了身为无权无势的平民的痛苦。

现在，只剩下一条路了。找第三人帮忙，把话传给斯特林和帝林二人。不过这个第三人可不好找，第一是要可靠，第二此人的地位要够高，能方便地见得到斯特林和帝林二人。

紫川秀想来想去，最后只想到一个人——紫川宁。其实一开始他就想到了她，只是迟迟下不了决心。自己以这副狼狈不堪的样子出现在紫川宁面前，而且还是求对方帮忙，他实在是不愿意。再说了，知道了自己叛变的消息后，紫川宁是不是相信呢？见面时，她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待自己呢？内心深处，他隐隐有点恐惧，不敢面对这个事实。若是有可能，他会尽量拖延自己与紫川宁见面的时间。

但是现在，自己已经再无选择。

紫川秀叹了口气，大步开走。到达紫川宁的庄园时，已经是午夜一点了。透过纷纷扬扬的雪雾，他看到了矗立在庄园中紫川宁的小楼，心头有一种急切、哀伤的感觉。他想起，幼年时，他躺在窗后自己的卧室里憧憬着未来，微风吹来茉莉花的幽香，犹如爱人呼出的一股气息。

童年时，庄园那高耸的围墙，在他看来是那么雄伟高大，就像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坚固堤坝，他隔着庄园的高墙仰望着她，确实就像眺望着一道堤坝。现在一看，不知是自己长高了呢，还是围墙缩小了，这道高墙看起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以他现在的身手，可以很轻松地翻越了，但精神上的堤坝却令自己无论干什么，无论处于什么环境中，都无法从心底消除这种童年时的感受，也就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从小房间里眺望着府邸高墙后面、梦境中的迷人公主时的感受。

可是现在，那个公主的近况如何呢？她是否已经寻觅到自己的白马王子了呢？

紫川秀摇摇头，把一切杂乱的思绪抛在脑后。他没有惊动在大门打着瞌睡的看门人，从围墙那里翻了进去，正好落在花园里。他很熟悉庄园的地形，在黑暗中，借着密集的树木掩护，轻松地往紫川宁居住的三层小楼直掠而去。来到那熟悉的小楼前，紫川秀一阵惆怅，又有点激动，自己心爱的女孩子就在里面。他记得紫川宁是住在二楼，而这栋楼的顶层有一间空置的客房。他打算今晚就在那客房先睡下，明天一早再出来与紫川宁见面。看了下周围，没有一个人影，紫川秀轻松地一跃，上了二楼，脚尖在楼的栏杆处轻轻一点，借力又往上一跃，手已经抓着了三楼的屋檐，手臂用力一拉身体，整个身子已经翻了上去，就地一滚，将上来的冲力给卸掉。整个动作一气呵成，顺利流畅，紫川秀心里很是满意，自己的武功恢复得很快啊！紫川秀站在楼顶的平台上，脚下一片冰凉，那是楼顶的积雪，冰冷的夜风掠过肌肤，俯瞰着在大雪中沉睡的庄园。树木、房屋、花园、小道，一切轮廓在雪空下呈现朦胧之感，空旷又寂寥，脚下是广袤无边的大地，仿佛整个身躯都在随风飘荡，渐渐地融入了明月、繁星和飘雪构成的深邃夜空之中。无意中感受到这动人的境界，紫川秀闭上了眼睛，放松了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去慢慢体会、享受。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尖锐的衣带破风声传入耳中，紫川秀睁开了眼睛。在刚才自己进来的树林边缘处，此时又出现了大群黑色的人影，正在向住宅区快速地移动接近，队伍散成扇形，隐隐对整个住宅区形成包抄。在黑衣人的腰间，有着亮晃晃的金属反光。这群人一路弯腰伏低了身子前进，步子急速却一点声音也没有发出，显然无一不是好手。在他们身上凝聚着有如实质的可怕杀气。

自己已经被发现了！这是紫川秀的第一反应。他马上趴了下来，只探出了一点点脑袋观察对方，感到很奇怪。自己进帝都以后一点破绽也没有露出，以自己灵敏的感觉也没有发现有人跟踪，不可能有人知道自己在紫川宁家中。那么，这群是些什么人，敢随便闯进紫川宁的家中？莫非是一伙强盗？

但紫川秀马上推翻了自己的想法，帝都的黑社会是绝对不敢到紫川宁家中来惹事的，哪怕她家里少了喂猫的碟子，治部少第二天都会把整个帝都城翻个底朝天。那些大大小小的黑社会头目都会被抓回去好好修理，所有的赌场、妓院、走私仓库等见不得人的场所，全部会被扫荡一空，游荡街头的扒手、妓女、赌棍、嫖客、打手也会被通通抓起来痛打一顿，然后关上几个月。这个损失，黑帮是承担不起的。帝都本地的黑社会不但不敢来骚扰紫川宁，就是知道有外地的团伙打这里主意的话，他们也会向治部少方面报告，或者在暗中偷偷阻止。而眼前这群人速度极快，

只是一眨眼的工夫，他们已经在雪地上掠过了好几米，这么好的身手，黑帮团伙之中恐怕没有这样多的人才。

“一、二、三……五、六、七……十一、十二、十三……”紫川秀清点着对方的人数，像是有所感应，走在前面的三个黑衣人忽然同时抬头，往这边望了过来。紫川秀立即把头压入雪堆里，屏住全身的气息，大气不敢喘，不敢再望。对方全部是蒙面，一个个目光锐利得有如鹰隼，全部是一流的高手。

现在，已经不必怀疑了，对方蒙面而来，肯定是对紫川宁不怀好意。这样的人，即使是自己在武艺全盛时期，应付起来也很费一番工夫的，何况现在自己武功尚未完全恢复！而且他们竟然有几十人之多，怎样才能保住紫川宁的安全？没等他想出来个办法，一阵凄厉的惨叫声音传来：“啊！”

紫川秀心头发紧，忍不住又把头探了出去，小心翼翼地观望……

一行五个人的警卫举着灯笼走过花园的边缘，走在最后的一个警卫听得风声响动，转身举起了灯笼喝问：“是谁在那里？”他炯炯的目光直盯着花园树丛目光不能及的阴暗处。

“呵呵，你太过敏感了……”走在前面的同伴回身说，却骇异地张大了嘴巴，在树丛的阴暗处，出现了黑色的人影。只见黑色衣裳飘动，无数身影跃起，悄无声息却飞快地向自己逼近。接着，前面和左右方向同时出现了人影。在朦胧的雪雾中，影影绰绰的，不知有多少。那些黑影散成扇子形状，隐然已经将他们包围了。

巡夜的警卫们纷纷拔出了武器，心中恐惧。这么多年了，虽然帝都动荡不安，紫川宁的庄园却一直十分平静，即使在秩序最混乱的杨明华叛乱时期，庄园也没受过外来的侵犯，他们作为守卫兵，根本没有实战的经验。匆忙中，队长小手指被自己的刀刃削破了老大一个口子也没有觉察，握刀的手腕一个劲地颤抖个不停，于是闪着微光的刀刃也晃个不停。

“什么人！”

语音没落，黑暗中几个人影已经扑了上来。队长低喝一声，朝着最靠近的黑衣蒙面人一刀砍了下去。那个人影一闪，已经躲过了这一刀，随即飞起一脚，将队长踢得刀子脱手，斜斜飞出几米一头栽进一个雪堆里。

“啊——啊！”只听得短促的交战声、武器碰撞的铿锵响声、受伤士兵的惨叫、男人们愤怒的咒骂声……战斗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很快，一切又回归沉寂。队长狼狈不堪地爬了起来，嘴角流着血。他失魂落魄地望着地面上的尸首，自己的

部下已经全部倒在那里。黑暗中，一个沙哑的声音问：“紫川宁在哪？”

队长抬起头：“你们是什么人？这里是宁……宁大人的府邸，你们不怕……怕杀头吗？”

一个黑衣蒙面人从黑暗中渐渐浮现，他个子不高，但从他身上散发出一股阴森的杀气，那种可怕的压迫感使得没有人敢轻视他。他右手一抬，一把锋利的长剑直指队长的喉咙，剑锋上冰冷的锐气将队长逼迫得喘不过气来。那个蒙面人一字一顿地问：“说，紫川宁在哪？”

队长大点其头，蒙面人把剑一收，队长立即跪到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发出粗重的喘息声音。蒙面人不耐烦地踢了他一脚，催促：“快说！”

“我说，我说……”队长一边喘着气，一边慢慢地说，“宁小姐就住在……”他突然放开了音量大吼：“警报！刺客来了……”

哧的一声轻响，他叫不下去了，那把冰冷的长剑已经穿透了他的喉咙。矮个子把剑一抽，带出了大蓬的血花。队长双手捂住了喉咙，咯咯响动着，再也说不出话来，指缝间大量血液仍旧不断地涌出来，将地上的白雪染得猩红。他的身子慢慢地、一点点地躺在冰冷的雪地上，仿佛怕冷似的，蜷缩成一团。蒙面的席亚漠然地看着，轻轻吹拂一下手中的长剑，任凭剑上的血滴在寒风中渐渐滚落。

英木兰走上来，轻轻把队长趴着的尸体翻过来，那双圆睁的眼睛，仿佛仍在凝视着什么东西。他摘下了面具，叹息一声，轻轻把死者的眼睛给抚上，抬起头说：

“一个还没成年的女孩子，究竟有什么本领，教人为她心甘情愿地赴死？”没有人回答。

队长临死前的惨叫声惊动了整个庄园。远远近近的窗口一个个亮了起来。有人从窗口里探头探脑地张望，有人在喊叫。其余的警卫们从沉睡中被惊醒，慌慌张张地从屋子里奔出来。传来了皮靴踏雪的声音，同样一身黑衣蒙面打扮的姬文迪从后面走上来：“席亚，你们把事情办砸了，惊动警卫队了！”她响亮地吹了个呼哨，随即，黑暗中响起了回应。

顿时，更多的黑衣蒙面人从暗处蹿出来，围成一个扇形展开，形成保卫圈。这时流风霜出现了。她已经除掉了女装，身上穿着战士的轻质盔甲，外面罩着一身素白的孝服，蒙着黑色的面纱，额头上缠着白布飘带以示哀悼，腰间挂着剑。

她一步步走近，刺骨的北风吹拂她素白的长裳，白衣飘飞如雪，她恍如不觉，一手按剑，娇小的头颅微微昂起，目光平视前方，步伐坚定。虽是纤纤弱质，却是

那么威严。黑衣杀手们的保护圈在她身后收拢，护卫着她，密集的队列在快速地接近。

看着她走近，蒙面人都被她的气势所慑，这就是当代第一名将的风采，是值得自己用生命来跟随的主人！为了她，纵死无悔！

姬文迪的眼中流露迷茫，这时的她，与那个失去亲人无助哭泣着的脆弱女孩子，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流风霜？

“大人，十分抱歉，我们失手了……”

“不用说了。”流风霜打断姬文迪的道歉，很干脆地地下着命令，“改变计划，将刺杀改成强攻。”

“雅思诺，你带人负责排除门口的警卫，然后监视门口，掩护大队撤退。一定要守住门口，起码要守住十五分钟。格罗，你负责庄园中残余的警卫力量，消灭他们！注意，封锁所有出口，不要让一个活口跑出去！”

“是！”雅思诺和格罗同时站出一步，挺直胸膛应答。

“雷组，跟我走！”

“风组，跟我走！”

望着大批黑衣人的背影涌向庄园中的楼群，流风霜眼中流露复杂的神情，但随即恢复正常：“英木兰、姬文迪、席亚，你们这组跟我走。”

“大人，我们还没查清紫川宁的确切住处……”

流风霜望了姬文迪一眼，大步地向前走了。

后者赶紧跟上：“大人？”

“姬文迪，要学会观察。”流风霜边走边说，“观察整个庄园的格局，哪个建筑的视野风景最美，哪个建筑安静又精致，从群落的架构很容易就能判断出哪个是主房——”她指着远处的一座三层小楼，那栋坐落在花园边上的小楼并不是庄园中最高的建筑，却十分精致，正面面对整个花园，与周围的建筑物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且那栋小楼的周边布置得特别整齐。

流风霜慢慢说：“如果我是紫川宁，我会选那里。”

周围远远近近地，不时传来女性的尖厉惨叫声和凄厉的求救声。正值午夜，往日平和宁静的美丽庄园，已经变成了一片杀戮的修罗场。四周一片鬼哭狼嚎，从睡梦中醒过来的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惊叫声震天动地。手持锐利兵器的黑衣杀手们突然破门而入，逐屋逐屋地搜查，对着熟睡着的人乱刀砍下，追杀着逃跑的

佣仆和护卫们。他们从黑夜中突然出现，恍如索魂猛鬼，人数虽然不多，却十分凶悍，一个黑衣人就能迎战四五个护卫，又冷酷无比，即使面对手无寸铁的女性和孩子，他们也会毫不留情地举起刀子，直劈而下。

活着的人惊恐地尖叫、四处逃散。但慌乱逃难的人群中，偶尔也会出现几个只穿内衣、一手提着刀子一手抱着棉被的汉子，这是守卫庄园的武装警卫们，他们从睡梦中突然被惊醒，慌慌张张地出来了，安抚着惊慌的人群：“不要慌！刺客在哪里？”他们逆着人流方向而上，三三两两地投入了战斗，勇敢地迎击入侵者。但这种抵抗毫无用处，就像大海涨潮时候溅起的小浪花似的，交战总是很快就结束了，仓皇迎战的护卫们完全不是黑衣人的对手，他们一批一批地被利剑刺死在花园的林荫道下，被刀子砍倒在洁白的大理石台阶上，尸身被抛进漂亮而雅致的喷水池里。目睹这一场景的佣仆们，更是惊骇万分，尖叫着四散逃跑。在一摊摊鲜血和尸首之间，黑衣蒙面的杀手们来回逡巡，寻找着下一个目标。花园中，如同真人大小的紫川远星的雕像，还有旁边家族历代总长的雕像，都沾染了斑斑血迹。

雕像们慈祥地、高瞻远瞩地、宽宏大量地微笑着，目击这片屠戮和死亡。

望着远处黑暗中那一片跳跃着的身影，耳边听着凄厉的呼救声，一直没有出声的英木兰忍不住说了：“大人，请恕我冒昧，这种屠杀完全没有意义。”周围的霜组成员对他怒目而视，但他还是一字一句地说了下去，“我觉得，今晚的行动完全没有必要。”

流风霜不动声色：“英木兰，你忘记了大督军的血仇了吗？”

“大人，我时刻不忘为大督军报仇雪恨。但，请原谅，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肯定大督军不幸遇难是否真的出于紫川家的阴谋。即使真的是那样，有像大人您这样的无敌名将和我流风家族的强大军势，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在战场上击败紫川家，讨回这笔血债，完全没有必要这样……这样偷偷摸摸地蹿进一个女流家中，对平民大加屠戮。这种卑劣又可怕的行径，请原谅，但我不得不说，这种行为是有损大人您的声望和尊严的。暗杀的恐怖行动是卑鄙的，尤其是针对一个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的孤儿。”

周围一片寂静，流风霜静静地望着英木兰，黑暗中，她的眼神亮得灼人。英木兰不自觉地后退一步。

“我同意你的看法。”她静静地说，“暗杀活动是卑鄙的。但我有这样做的理由，作为流风家在此地最高级别的指挥官，我对你下命令，英木兰，你是否服从命

令呢？”

英木兰面色煞白，微微行了一礼：“大人，我服从命令。”

流风霜微一点头，大步向前走。之所以走得那么急，是因为她不敢面对英木兰苍白的脸色，她害怕会动摇自己的决心。这是个正直的人，她心里想，但他不明白事理。二叔死后，流风家的势力平衡已经被打破。前来接应自己的二叔丧生于帝都城內，这给了敌人攻击自己的理由：“就因为流风霜你的任性妄为，导致我族元老丧命……”

自己必须做些什么来弥补这个过失，而最好的结果就是杀一个紫川家血统的人。这样，自己就可以堂堂正正地辩解说，二叔死了，但紫川家也死了一个，我们完全够本了。这种逻辑看似荒谬，但实际上却很管用，可以平息后方的怒火。

远处传来了厮杀和惨叫的声音。另外一组刺客正在收拾驻扎在庄园门口的警卫中队，顺便为自己望风断后，阻拦紫川家的增援人马。一个气喘吁吁的雷组成员飞快地跑过来：“禀告大人，已经问出紫川宁的住处了！就在花园边上那栋小楼里！”

顿时，周围响起一片轻微的赞叹声。姬文迪心悦诚服：“大人英明，您料事如神。”

流风霜笑笑，心想如果连这点判断力都没有，我怎么统率军队？由流风霜领头，黑衣人排成一个扇形的队列，直扑紫川宁的小楼而来。

“不好啦，刺客来了！”黑暗中的楼道里响彻一片恐怖的叫声。贴身丫鬟冲进房间里，叫醒了紫川宁。

睡得正香的紫川宁嘴里含糊不清地嘟囔着，哗的一下，一杯冰冷的凉水已经泼到了她的脸上。她尖叫一声坐直了身子，茫然地望着丫鬟：“你干什么！”

“小姐，不好了！有刺客来了！”

“刺客……”紫川宁喃喃自语，水从她头发间直往下流。过了几秒钟，她尖叫一声：“刺客！”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说：“快去通知警卫们过来！”

“来不及了！他们已经朝这边过来了！”丫鬟的声音中已经带了哭腔。

紫川宁从床上跳了起来，光着脚丫子几步走到窗口边。透过紧闭的窗户，隐隐可听见一片凄厉的救命声音和惨叫声。她从窗户望下去，马上又把头缩了回来，心里打了个突。楼前边空旷的雪地上，一群黑衣人正朝这边猛扑而来，杀气腾腾。在自己的小楼前，残余的卫兵们匆匆集结，组成了最后一条防线。黑衣人们猛扑过